

名山勝槩記

南直隸十



ル 5  
1160  
14





名山勝槩記

卷

南直隸十



游慧山寺記

陸羽

慧山寺新泉記

獨孤及

慧山二泉亭記

鄒迪光

游慧山記

胡胤嘉

記惠山

王世貞

記惠泉

袁宏道

游惠山詩引

蘇軾

竇乳泉記

翁挺

常州雩泉記

蘇軾

游華山天池記

孫覲

毘陵東山記

韋夏卿

慧山東西二王園記

王世貞

安氏西林記

王世貞

竹溪記

唐順之

蘭墅後記

董其昌

馬汰沙看月記

王穉登

毗陵看月記

王穉登

游江陰三山記

朱德潤

南嶽銅棺二山記

都穆

游宜興二洞記

楊一清

游張公洞記

尤袤

游張公洞記

沈周

游玉女潭山居記

文徵明

荆溪游記

王世貞

游張公洞記

玉女潭諸游記

游善權洞記

遊慧山寺記

唐 陸羽

慧山古華山也顧歡吳地記云華山在吳城西北一  
百里釋寶唱名僧傳云沙門僧顯宋元徽中過江住  
京師彌陀寺後入吳憇華山精舍華山上有方池池  
中生千葉蓮華服之羽化老子枕中記所謂吳西神  
山是也山東峯當周秦間大產鉛錫至漢興錫方殫  
故創無錫縣屬會稽後漢有樵客山下得銘云有錫  
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有錫汾天下弊無錫又天

下濟自光武至孝順之世錫果竭順帝東爲無錫縣屬吳郡故東山謂之錫山此則錫山之岑歛也南朝多。以。北。方。山。川。郡。邑。之。名。權。創。其。地。又。以。此。山。爲。歷山以擬帝舜所耕者其山有九隴俗謂之九隴山或云九隴山或云闕龍山九龍者言山隴之形若蒼虬縹螭之合沓然闕龍者相傳云隋大業末山上有龍闕六十日因而名之凡聯峯沓嶂之中有柯山華陂古洞陽觀秦始皇塢柯山者吳子仲雍五世孫柯相所治也華陂者齊孝子華寶所築也古洞陽觀下有

洞穴潛通包山其觀以梁天監年置隋大業年廢秦始皇塢塢者村墅之異名昔始皇東巡會稽望氣者以金陵太湖之間有天子氣故掘而厭之梁大同中有青蓮花育於此山因以古華山精舍爲慧山寺寺在無錫縣西七里宋司徒右長史湛茂之家此山下故南平王鑠有贈荅之詩江淹劉孝標周文信並遊焉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憇亭一名歇馬亭以備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甃以文石颯甃齋淪潺湲濯漱移日寺中有方池一名千葉蓮華池一名纒塘一名

浣沼歲集山姬野婦漂紗滌縷其眇皓之色彼耶溪  
鏡湖不類也池上有大同殿以梁大同年置因名之  
從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閣東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  
貴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長洲東泊江陰北淹晉  
陵周回一萬五千三百頃蒼蒼渺渺迫於軒戶閣西  
有黃公澗昔楚考烈王之時封春申君王歇於吳之  
故墟卽此也其祠宇享以醪酒樂以鼓舞禪流道伴  
不勝滓噪遷於山東南林墅之中夫江南山淺土薄  
不有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溉田十餘頃此

山又當太湖之西北隅縈竦四十餘里唯中峯有叢  
篁灌木餘盡古石嵌崿而已凡烟嵐所集發于蘿薜  
今石山橫亘濃翠可掬昔周柱史伯陽謂之神山豈  
虛言哉傷其至靈無當世之名惜其至異爲訛俗所  
棄無當世之名以其棟宇不完也爲訛俗所棄必其  
聞見不遠也且如吳西之虎丘丹徒之鶴林錢塘之  
天竺以其臺殿樓榭崇崇業業車輿薦至是有嘉名  
不然何以與此山爲儔列耶若以鶴林望江天竺觀  
海虎丘平眺郡國以爲雄則曷若茲山絕頂下瞰五

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諸山。以掌睨可矣。向若引修廊。開邃宇。飛簷眺檻。凌烟架日。則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爲最也。此山亦猶人之秉至行。負淳德。無冠裳。鍾鼎。昌昌燁燁。爲邇俗不有宜矣。夫德行者源也。冠裳鍾鼎流也。苟無其源流。將安發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營立。爲後世之洪注云。

獨孤及遊慧山寺新泉記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小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有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儒隱客遺事故迹。

而披勝錄異者。淺近不書。無錫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雞之餘。考古按圖。葺之。築之。乃飾。乃圻。有客竟陵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與。爲賓主。乃稽厥創始之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此山之奇。方掩他境。其泉伏湧。潛泄。漶濬。潛舍下無止。無竇。蓄而弗注。深源相地勢。以順之。水性始發。墜丈之沼。疏爲懸流。使瀑布下。鍾其溜。湍激若醴。灑乳噴。及于禪床。周于僧房。灌注于德池。經營于法堂。潺潺有聲。聆之耳清。濯其源。飲其泉。使貪者讓。躁者靜。惰者勤。學道。

者。堅。固。境。淨。故。也。余。飲。其。泉。而。悅。之。乃。志。美。於。石。

重脩二泉亭記

梁溪鄒迪光

昔陸羽好飲泉能爲泉水月旦以金山泉爲第一。而  
惠山二之。虎丘三之。當亦無謬。夫金山泉出自江心  
去賺里遠。莫得其處。卽云郭璞墓側。要屬想像。而虎  
丘近且濁劣。居常水下。獨吾二泉者。以兩池爲滙。池  
僅袤丈而大浸無加。爍石不減。困淪鮮滉。淅凜凜冽。  
注瓶。畜盎。色味累月。方隅千里。貧士醵錢以輸官家。  
置郵而遞。舳舻任載。道路絡繹。卽風晨雨夕。炎天雪。



候朱繩。轆轤聲軋軋不絕。雖名第二。不啻第一矣。源所從來遠。於若冰洞。一見旋從洞底潛。潔默走委輸。兩池之內。池上有亭亭焉。亭外爲墀。周遭布石。石面堅密。無所注穢於池。而泉甚潔。積歲之久。石以磔裂。階除泐。水且受黧。曩昔困淪。鮮滉濔凜。列之態。未免小貶。而亭亦垂敗。不可復支。余有虞焉。一日與華君德元言之。君亦汲汲有概於中。乃捐錢二十緡。爲石工助。而贊予行事。予乃聚木石。集瓦甍鳩羣工。命斧授鍤。以漸脩舉。先墀。次亭。次漪瀾堂。次堂前方。

沼。次塞屏。不兩月而有墀。坦然有亭。屹然有堂。軒然有沼。呀然有屏。翼然耳目一新。而泉亦不受黧。兩池之間。雲精澗。潏潏水碧。晶漾天漿。月露品味殊絕矣。旣成。予與客把盞亭上。而樂之。客謂予曰。惠泉之名。昔讓金山。乃者第五名。不減驃騎。茲泉亦大有遇哉。予曰。固也。然物有遇有不遇。遇而多累。則遇固不若不遇也。金山泉潛處江心。冥滓相結。太虛爲舍。隣淵客而傍冰夷。匿形遁景於驚濤駭浪之中。傲然自尊。而不輕示人。以一勺。人亦不敢以一勺求之。其爲體甚。

逸。而。爲。品。甚。貴。若。二。泉。者。不。宅。虛。而。宅。囂。不。避。客。而。眠。客。冰。資。呈。露。玉。質。宣。洩。且。暮。寒。燠。人。僕。僕。焉。求。之。而。已。僕。僕。焉。應。之。環。梁。溪。而。居。者。不。獨。用。以。烹。酪。奴。釀。麴。生。入。玄。羹。炊。玉。粒。一。切。洗。癩。滌。垢。之。事。咸。所。不。外。卽。予。菟。裘。中。若。池。若。渠。若。潭。若。溝。洫。若。庖。廡。所。用。靡。非。二。泉。也。者。噫。亦。勞。甚。矣。自。勞。則。不。自。貴。矣。亦。猶。夫。人。者。夸。毗。馳。騫。則。勞。而。衡。門。尚。羊。則。逸。拖。金。紵。紫。爲。人。役。則。賤。而。枕。石。漱。流。不。受。人。役。則。貴。孰。謂。江。湖。不。如。魏。闕。故。曰。遇。而。多。累。則。遇。固。不。若。不。遇。也。予。方。爲。斯。泉。惜。而。子。乃。爲。斯。泉。幸。耶。客。曰。誠。有。之。第。子。言。一。出。二。泉。行。且。減。價。非。惜。之。寔。貶。之。而。毋。亦。斯。泉。之。不。幸。乎。相。與。一。笑。而。出。

游慧山記

武林胡胤嘉

十八日至慧山尋鄒氏春申第一澗澗在慧之前麓與王家園躋立長廊密閣曲徑朗軒梁溪一佳麗也逶池皆廊一往欲迷如蝸鼠繚繞乃得出余謂之迷園徑取偏仄無寬地平林以爲游恣其廊之紆回皆繞垣爲之廊盡而趣亦畢登高招望見垣如格子眼及所擬爲睥睨者無遠峰莽蒼可眺也王家園爲慧園之始雖已頽廢大木百圍可隱可據西角一亭又

坐領慧山之秀鄒弗能過也。因携茶竈就泉烹之。一洗塵鞅中。冷終古沉沒。而此泉擅第二之號。浸漑四方。縷繡餅壘。提汲無盡。其有幸不幸耶。然泉久苦椎擊。似有熟氣。兼入世味。不若吾黃雀泉之有遠韻。此非作情之言。會心茶理者。當自知之。無回云。此泉何以得佳。余曰。鑿井多着鉛錫。瀏然欲清。子從其母也。慧舊名錫山。水之所生。安得不佳。自漢末不復產錫。又古銘云。有錫兵。無錫寧。故以無名云。

虎丘以石勝。慧山以泉勝。二山皆似有熟氣而入

世味。非休復曠懷遠韻。不能拈出。

記惠山

吳郡王世貞

惠山無錫之北山也。一曰慧山，去邑五里而近。自西神之稱見於周聃枕中記，而山之泉其勝啓於唐故太尉李文蕭、公紳文蕭、抗節逆錡、不死歸而稱疾以卧。山之舊墅飲泉而甘之，由侍從至拜相領鎮，必郵致茲泉以從。自陸羽品天下水有第二之目，卽忌文蕭如張，又新者能排其人爲端州之貶而不能少貶。茲泉而爲三，凡水之號第一若金山之中泠，與康王

言惠山  
谷之水簾瀑時相爲勝負。而茲泉之第一故自若也。於是山之名因以益著。其地雖無崖巒瑰異之壯。與窳窳徑庭之深。可以駭動心目。而奇石幽澗。美箭嘉木。在在不乏。精蘭甲墅。碁布於山之前後。而陸羽之所重。以爲能韻泉之勝者。茗茗則南天池。而北陽羨。能發茗之嫩者。泉泉則無過於惠。而味苦勺清之士。所不能不旦夕往矣。且其地最號爲近郭。而又饒水樓船鼓吹。夷猶於烟波花月間。蓋不必抵茲山而後謂之游。以至皇華之奉使。郡邑之沿檄。而行旅之淹途者。稍一移棹而至。亦不必盡味苦勺清之士。而後謂之游客也。

記惠泉

公安袁宏道

余友麻城丘長孺東遊吳會載惠山泉三十罈之團  
虱長孺先歸命僕輩擔回僕輩惡其重也隨傾於江  
至到灌河始取山泉水盈之長孺不知矜重甚次日  
卽邀城中諸好事嘗水諸好事如期皆來團坐齋中  
甚有喜色出尊取磁甌盛少許遞相議然後飲之輒  
玩經時始細嚼嚥下喉中汨汨有聲乃相視而嘆曰  
美哉水也非長孺高興吾輩此生何緣得飲此水皆

歎羨不置而去。半月後諸僕相爭互發其私事長蘄  
大恚逐其僕諸好事之飲水者聞之媿歎而已。又余  
弟小修向亦東詢載惠山中泠泉各二尊歸以紅箋  
書泉名記之。經月餘抵家箋字俱磨滅。余詰弟曰。訛  
爲惠山。訛爲中泠。弟不能辨。嘗之亦復不能辨。相顧  
大笑。然惠山寔勝中泠。何況倒灌河水。自余吏吳來  
嘗水旣多。已能辨之矣。因憶往事。不覺絕倒。此事政  
與東坡河陽美猪肉事相類。書之以博一咲。

中郎惠泉詩白盃盛來光可憐。何山不出冷涓涓。

寄言烏帽竹爐客。仔細風軒品惠泉。



游惠山詩引

宋 蘇軾

余昔為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為湖州與高郵秦太虛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竇羣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

之空鼓風其贈  
王姓劉資奉未許似誠精委其請尚前與然亦此  
而為勝州與高羅秦太出然前冬定同至雙泉與士  
余昔為其飲於井來無驗未嘗不至惠山則法五平

宋 翁挺

竇乳泉記

宋 翁挺

膠山在無錫縣東去慧山四十里由芙蓉塘西南拔  
起平陸聯綿迤邐高下十數而後峙為大陸有泉出  
其下曰竇乳泉蓋昔人以其色與味命之閱歲既久  
甌甃弗治漣乳滲漏淪入土壤建延二年余罷尚書  
郎自建康歸間避暑茲山日酌泉以飲病其湫隘謂  
住山益公能撤而新之當以金錢十萬助其費其徒  
元淨慶殊义冲三人者咸願出力于是坎其山入丈

餘得泉眼於嵌竇間屏故壤理缺甃而泉益清駛上  
結字庇之榜曰蒙齋

常州雩泉記

眉山蘇軾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  
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  
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  
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  
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  
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  
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

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茲山之所以  
能常其德出雲為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  
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為井其深七尺  
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  
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  
亦多矣更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之如常山雩泉之  
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  
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  
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滋維水作

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  
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籲神神尸其  
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採其  
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遊華山天池記

宋 孫覲

東坡先生嘗與雲龍山人張天驥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世傳桃花源在人境中漁父所嘗遊而武陵太守問途而不獲草堂移文勒俗士之駕折輪掃軌而不得至焉蓋崖穴之勝在天壤間非若仙山佛國有弱水流沙萬里之隔而雲物遮藏鬼神訶護惟幽栖絕俗遁世之士之所獨得雖將相王公之貴金錢可以編馬埒明珠可以照車乘

華山天池記  
而一丘一壑則不可擅而有也。余家晉陵與吳門接壤，雞犬相聞，牛羊之牧相交，果蔬五穀之壟相入，故舟車所至，杖屨所及，闔閭城長洲苑崑山神運之殿，雲崖虎踞之丘，西子響蹀廊，吳王試劍石，靡不觀松江笠澤，蓴鱸之鄉，洞庭林屋，橘柚之林，靡不遊山中。草木魚鳥，往往知名，與夫仙翁釋子，漁樵隱逸，亦如舊識，獨不知有華山天池者。按圖經，山距吳縣西六十里，由絕嶺而上，有大池。晉大康中，嘗產千葉蓮華。華山得名自茲始，而榛莽蒙翳，蹬道險絕，樵牧所不

至。郡人張君一日過其下，故見茲山，翹然特出衆峯之右，曰：是必有異。乃聚工徒，薙奧草，剪惡木，剝朽壤，而羣石砢然，疏沮洳而鳴湍，鏘然升高而視，鳥背臨深而觀魚，樂風雨之晨，雪月之夕，俯仰百變，爭効於左右。於是負崖置屋，引水環之，蒔松檜，植蒲荷，莖菊，玩霜中之英，種梅，愛雪中之色，垂釣而賦，清流不能求，獲奕棋而度，長日不能求，勝或命舟，或杖策，意適則行，興盡則止，無憂於其心，無責於其身，蓋無往而不自得焉。宜乎南面之樂，無以易此也。張君始作橫

華山天池記  
卷命畫工圖其跡又自爲文以傳於世山容水色了  
了如在人目中矣昔柳子厚在永州擇山水佳絕處  
而得冉谿居之其後志西山之怪特以爲向未始遊  
遊於是始也余雖老矣欲一一日泛輕舟從張君歷  
覽華山天池之奇庶幾得所謂未始遊者

毗陵東山記

唐 韋夏卿

自江之南號爲水鄉日月晡靄陂湖蕩漾游有魚鼈  
翔有鳧雁涉之或風波之懼望之多煙雲之思自朱  
方達于震澤三百里而遙惟毘陵地高林麓相望丘  
陵堆阜隱嶙蟬聯雖有岩岳之形終無峻極之地封  
域之內罕名山焉有唐良二千石河南獨孤公之涖  
是邦也人安俗阜三稔于茲文有宗師政號清淨得  
仁智山水之樂有風流遐曠之懷如獨鶴唳天孤雲

出岫想見其人也。公嘗言謝公東山亦非靈嶽。苟林巒興遠。丘壑意深。則一卷爲多數。仍爲廣矣。由是于近郊傳舍之東。得崇丘峻壑之狀。密林修竹。森蔚其間。白雲丹霞。照耀其上。使登臨者能賞遊覽者忘歸。我是以有東山之號。始于中峯之頂。建茅茨焉。出雲木之高標。視湖山如列障。城市非遠。幽聞鳥聲。軒車每來。靜見水色。復有南池西館。宛如方丈瀛洲。秋發芰荷。春生蘋藻。晨光煙耀。夕月澄虛。信可以曠高士之襟懷。發詩人之歌詠也。自公之往。清風寂寥。野獸

恒遊山禽。每萃不轉之石。斯固勿伐之木。惟喬而繼守。數公實皆朝彥。雖下車必理。或周月而遷。志在葺修。時則未暇。貞元八年。余出守是邦。迄今四載。政成訟簡。民用小康。永懷前賢。屢涉茲阜。芰翳蒼而松桂出。夷坎窞而谿谷通。不改池臺。惟新風月。東山之賞。實中興哉。于是加置四亭。合爲五所。瞰野望山者。位正背林。面水者。勢高。籩竿區位。琴棋間作。簫管時陳。賓僚有間。從我之遊者。咸遇其勝也。嘗以水通舟楫。陸限車徒。端徑術于通塗。剪荆蕪于迥郭。凡五六里。



抵于亭之南植松桂以作門樹官柳以界道蟠旌麾  
于原上騁騏驎于途中又有塞門隴坂之意也懿乎  
創物垂名俾傳來者登山臨水每想古人亦何謝蘇  
門林泉峴南風景而已矣爲文斲石于彼山阿貞元  
十年九月九日記

慧山東西二王園記

吳郡王世貞

慧山第二泉名天下官河轉入三里至山門而窟山  
之泉爲汲者割其清餘浸渺渺如建餅而下東入秦  
王諸園而王氏爲最勝主人故光祿署丞某業八十  
餘構之可四十年矣入門物色皆莽蒼可憐百武許  
復得旁竇穿之則廣除豁然一堂不甚高而頗宏敞  
堂後枕方池敗荷衰落舊嘗蓄金魚百數十頭大者  
至尺許今皆稱烏有先生矣池後一樓亦稍敞不作

故時麗壯而啓北牕倚西戶則西山之故觀無恙時  
客之從游者僉比部顯卿曹山人昌先安布衣仁周  
布衣鏗王太學繩祖周太學秉文曹太學益學余出  
榼酒橐肉而勞之時華太學露治具於西王氏園以  
待西北風厲不能竟山色乃呼飯而下由右廊得一  
扉則古木數十章修竹彌漫有亭有榭流水穿石芙蓉  
渺渺履屐間聽之不厭以其木之古而奇也啼鴉  
爭其杪亦成嫵媚復爲華所強戀戀而別余過之至  
是三矣其室愈敝木愈奇而山色以四時異態愈壯

故。不。問。主。人。然。主。人。計。且。老。憊。而。金。魚。者。亦。烏。有。矣。  
將。無。無。情。者。壽。而。有。情。者。否。耶。室。無。情。也。不。然。則。不。  
恃。人。者。壽。而。恃。人。者。否。耶。當。此。名。山。中。作。葛。藤。語。不。  
免。受。殺。風。景。之。目。可。笑。哉。出。王。光。祿。之。東。園。則。微。雨。  
霏。霏。矣。華。子。以。舟。渡。余。輩。抵。岸。而。門。翼。然。稍。入。十。餘。  
武。則。有。立。石。一。狀。頗。磊。砢。色。亦。古。已。復。得。一。門。稍。轉。  
而。東。危。樓。據。之。前。爲。廣。庭。頗。亦。有。卉。樹。峰。石。之。類。樓。  
後。枕。大。池。池。之。陰。堂。五。楹。當。之。宏。厥。高。爽。左。折。而。上。  
爲。山。有。亭。樹。峰。嶺。洞。壑。之。類。宛。轉。曲。折。游。者。必。偃。僂。

然猶慮觸險側足詳顧猶不能無顛越獨下有一泉出龍口灌池中砰鉤礮砉晝夜不絕聲其聲不以旱潦爲大小魚得之樂而倍肥其右方則從樓趾拾級而上取堂道也中構高臺政與東山對上有層屋亦壯麗臺半露雕欄畫楣三周衛之蓋一小立而山與池之勝皆在目矣堂左啓竇而入爲庵修可數十武衛半之皆壘赤石爲小澗凡十餘曲折流水潺湲自北而瀉深僅可尺餘淺不過三寸其水或玄或白皆用石色聲亦隨而巨細可悲可樂使人忘返蓋取泉

之自慧者引而轉灌大池者也又別構一精舍分泉引之穿舍而北出文石一承其穴水激上飛如瑟瑟尤可愛華子布席於堂行酒酒殊不能佳而好爲不根語俞曹諸君嘿嘿而已賴泉聲間之不甚厭也及暝乃別此園故屬談叅軍志伊今大鴻臚王鑑先生之次子鄉進士輕直得之然拓飭之費幾三千金故其雄麗在東園上然雅趣殊不敵也獨登樓而眺西園於山色得其三垂而東園僅當一面又所引慧山泉西園遇巧工而宛轉三疊中注大池東園則無之

耳嗟呼使吾奔中有真山一拳泉一勺所謂新婦得  
配參軍寧詎若是而已哉兩園堂閣名不甚雅不志  
志其大都云

安氏西林記

吳郡王世貞

余與仲俱嗜名山水而家東海瀉鹵地亾當者家有  
園頗見稱說遊客亦以近廛市且不能得自然巖壑  
以爲恨而念數年前孝豐吳樞季嘗爲余言無錫安  
氏園之勝蓋卽今西林云安氏爲錫最甲族其居東  
離邑二十里而羸邸里之雄沈與晦井饒沃亾論埒  
國封然不以豪故廢林野之趣北之膠山二里而羸  
卽山址得園二其上割山而半籠之今太學懋卿蓋

時栖處其右方自懋卿之時栖處而園益勝破石根  
則神瀆湧疏磴道則幽穴顯斬惡木則嘉楠出列棘  
以爲藩藩巖而中靚深分流以自環環多而相映絡  
其臺榭可以巧承態其戶牖可以奇取睨其泉可以  
釀果茹菰蔬可以羹魚鼈蝦蟹可以飫客而懋卿故  
有客癖客之以文事名者又雅慕懋卿以故爭麋集  
焉山人葉茂長甫客之雄也今年自錢唐倦游還訪  
懋卿倒屣揖之入載酒崇肴或凭鹿車或鼓漁刀相  
與窮晝夜爲娛樂時秋氣鮮霽雲初解馭山若迫而

邇水若媚而密禽魚若傲而爾汝我懋卿之愛托於  
酒而猶未已則謀與茂長謀所以寵靈之蓋釐而爲  
景者三十又二景各有詩茂長之爲體九而懋卿之  
爲體僅一顧其風調旨象大約有足當者懋卿具其  
事貽書友人王世貞俾爲記世貞迺復約其所謂三  
十二景而得其尤勝者謝臺館亭榭之類凡麗於山  
事者五麗於水事者十四兼所麗者三曰蘭巖者膠  
之衡縱巖也大國之香滋焉曰風絃障者高坪直上  
接於膠下瞰諸水長松冠之風至則調譟刁刁鳴故

曰風絃也曰遁谷者降膠而凹却入水深佳處也曰  
晨光塢者膠之透迤而左右抱林者也以左小缺得  
嶠夷候獨早故曰晨光也曰纖纖泉者穴於膠最冽  
而分甘所謂可以釀者也然於茗尤發香而益色是  
山事也曰鏡潭者諸流之所滙也其受纖纖且既皎  
而澄可以燭須麋故曰鏡也曰鳧嶼者水中最大洲  
也羣鳧鷺屬玉而族焉曰上鳧者嶼之右別島也曰  
中洲者嶼之輔洲也曰蕭閣者於嶼長松匝之曰空  
香閣者於島竹木叢之曰景榭者緣潭而立得月則

水中之樓閣皆可類而有曰一葦渡者以渡鳧嶼名  
曰夕霽亭者以晞髮於頽陽名曰素波亭者渡口縮  
也曰息磯者可憇而息者也曰醉石者可藉而醉者  
也是皆得之水故曰水事也曰虛籟堂以遲賓者也  
中空於緒颶叵所不納故名曰椒亭者廣除也可以  
眺山椒曰爽臺者踞椒庭而聳梧竹承之是不盡麗  
山水者也然而山水之致襲焉故曰兼所麗也其曰  
西林則以大士閣在焉懋卿之所寓皈以其異日與  
遠公埒者也凡山居者恒恨於水水居者恒恨於山

山水居者或愜且瘠而不可以園適於目者不得志於足適於足者不得志於四體適於四體者不得志於口是四者具矣而多不得志於人與文懋卿之西林俛得之哉嗟乎豪而爲袁廣漢石季倫司馬文孝王末矣以洛陽之履道里與李文叔紀類極清曠適爾雅鴨適之觀彼其於李方叔之洛陽名園前所云五者亾論第不再易世而辱於屠酤市販之手又久之求其跡而不可得豈非以其近屢故豪者好之狎而易爲有俗者嫉之接而輕相躡耶懋卿乃能酌遠

邇劑喧僻而加力茲林不侈不陋人無所用其欲惡而伸其狂吾因知茲林之長爲安氏物者吾於文劇喜標柳州愚溪愚谷鉅鉅潭潭西小工諸記於時喜吾家右丞輞川諸絕夢寐之所注像其勝鬱滄猶宿脣宇間弟仲近歸自秦叩所謂輞川者云彷彿有之不甚可指辨而李願使君前按柳頗毀柳之溪谷潭丘以爲不能當其文然則懋卿與茂長之詩行後世其不以西林爲輞川愚溪者幾希游西林而得其實其不以二子賢於右丞柳州者幾希余竊欣有托焉





竹溪記  
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其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蔚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惟不如石。其妖艷。綽約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鬪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

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童奴歌舞。凡諸富人  
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  
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  
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  
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  
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  
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蘭墅後記

華亭董其昌

荆溪蘭墅者。吳孝廉問卿所。仍光祿公澈如之作。而  
疏泉斲石。益拓舊觀者也。當

神宗朝。大江以南。建言諸君子。歸者錮。不復召。熹  
宗嗣位。有詔。盡復故官。使澈如在者。召矣。而以歸  
養。不及於卹。逆璫用事。同籍攻之急。相隨入獄。使澈  
如在者。逮矣。而以下世。不及於難。不及於卹。非澈如之  
所幾也。不及難。非澈如之所幸也。至。今皇在宥。所

以報忠節甚厚。而廟食專祠。易名進爵。於澈如猶有  
待焉。問卿所以盡傷心也。歎曰。先君子生爲當門之  
剪。沒爲空谷之馨。蘭墅之稱。名微矣。抑聞之孝子  
事親也。思其居處。肯其堂構。此僻者墅也。先君子故  
嘗十年讀萬卷。擁於斯。又嘗元方御萊子舞於斯。九  
原不可作矣。安知其精神。鳧。不狎山。靈化野鶴。而  
以花之朝。月之夕。來游於斯乎。專祠則有朝典。家廟  
則非野謀。惟茲松茂栢悅之區。無蕭敷艾榮之穢。綠  
葉紫莖之秀。有被山連畹之饒。築宮三楹。瞻奉遺像。  
以祖之視。父之書。爲金。白。瑤。壁。殷薦祖考。空山寂歷。  
歌大騷之辭。曰。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斯  
不亦神理綿綿。光我世業乎。嗟乎。濁世公子。峻宇雕  
墻。廣貯歌舞。驕淫矜夸。鬼瞰其室。以致一草一石。不  
能長守者多矣。視問卿所存何如哉。墅之山。舊名南  
岳。南岳以祝融峰爲主。問卿作室。故夥而余。特表章  
祠屋者。知其所重在展孝思。而百穀所記。累榭層臺。  
皆南岳之從山。若南臺高坐之類耳。

明月編

太原王穉登

中秋馬汰沙看月記

今歲僕善病自春迨秋經三時猶不可起支離牀間  
骨柴然而憂不食新也秋暑灼人如炮烙客至者踵  
相躡而問病之若何則頷之而已然猶日出汗數斗  
醫師謂公良苦公之客蛸如而竟日不得休請無事  
我刀圭矣僕請謝客戒門者無納一切長短贖刺至  
輒覆之更持葳蕤鑰扃其扉然後剝啄聲屬耳益亡

明月編  
賴不堪思遠游以避之而會友人靖江朱君在明以  
尺一至曰不腆敝邑之陋無足辱車音其幸而惠然  
臨我則有長江之練若也秋色俄半圓輝漸盈治木  
蘭於黃田闌遲君矣僕報如命乃卜以八月一日丙  
辰操單舸而西明日抵無錫之膠山訪安氏兄弟緒  
卿留客齋頭出楮墨數輩淋漓作書細者如蚓麤者  
如老鷄傍觀嘖嘖稱好僕起謂諸君嗜痂已甚則皆  
闕然問茂卿方客金陵桃葉小姬歌水調黯然思舊  
游又過其叔氏大夫樓中暑益甚賴高木清池消之

不者汗成漿數杯而下田間枯槁聲達旦農家爭斗  
水如救頭然僕中夜爲再起明日舟中盥櫛罷主人  
請爲山莊之游以筍輿載客從屋後出行田間半里  
入莊莊在膠山麓大池數百畝蔽以芳渚蕩舟泔涸  
乍出乍沒池盡處登岸更上數百步復一池三倍之  
二島峙中流鬱然相望不知何人題作金焦僕語主  
人此措大者當罰飲池水一斛亟旋而額無辱吾滄  
浪主人言月下採芙蓉波光如紫綺客何不爲三日  
留僕謝不能初四日抵無錫訪秦參軍子仁子仁治

衰將北游一堂甚小行李半之不可坐移坐廡下已而葉茂長來借覓胡侍御王山人不可得曰與東嘉客游無間日秦方伯陳寧州皆在僕戲問客孰何而多長者之游夥不其沈沈者與少焉秦方伯來訪邀游慧山辭不往明日乃偕寧州諸君往登其舟客輿而至者王舉人景純都門舊知也其伯父觀察公開府於此僕笑語王君東嘉者子邪安得不驚座問從何方來舉其故孺知文戰而北是日初五暑甚讌黃氏之別墅環慧山而墅者臺池林館相望矣而黃氏

檀其勝酒半月未生移席舟中待之煙霏蔽水夜泊南禪寺夢既醒猶聞諸君隔舫呼盧聲旦起別王君君遂東矣而養和邀游寶界山養和者復一王君也寶界是其家山治樓船載酒浮五里湖以湖中雙撓揚帆牽舟而行既至魚梁當門曰蓮花渡青葉田田花高於葉如紅粧美人立翠盤中舞臨湖者亭名混混稍上一關爲魚步去魚步而近長松八九樹雲柯龍鱗壘石高盈尺設石須彌座於松根曰松塵壇樹皆枿欄松桂篔簹數百個檀欒蔽日如行幽谷中與

夫履層籜敝如驚蛇升其巔月浮出松頂如鈎松  
風醒酒酒頻飲不醉坐嘯臺當松缺處風益甚炎歊  
洗如亭榭數處青靄蒼然不可辨主人一一名而示  
客更指前太白一峰曰此下太湖芙蓉七十二可頰  
而數也僕拊沾瓿謂主人盍留此俟客之東乎夜宿  
舟中荷香着人如中酒行三十里枕席猶細溫初六  
夜宿寒陰黃田閘閘以楚春申君歇得名歇封吳圭  
山於此今不勝黍離之歎月沈霧中氣昏然問朱君  
水蘭俟客失期前三日歸矣詰朝買舟渡江未半有

兩龍下垂一蒼一白亭亭若車輪不見頭角黑雲乘  
之如墨雨微作風起歛蕩江波皆沸舟人落其帆半  
搖手令勿驚然其面如土矣僕立舷間望雲氣鴻濛  
東行意梁溪間當獲甘澍盈尺是日也雷擊惠山之  
浮圖木碎如札江中去錫三舍耳乃寂然雷聲信百  
里哉朱家輿人候之江滄行未半在明出道傍捨輿  
握手而步曰龍戰而涉江得無戒心乎僕謝亡恙此  
屬蠓蜓么麼不足負吾舟相與抵掌過其家見顧朗  
生朗生亦慰勞僕憊極覓高枕臥松齋中聽風聲颭

颺則悞以爲江濤拍艦不寒而栗久之在問在行來  
士獻亦來明日在充在止借來坐久暑甚脫帽裸袒  
就地眠扇不去手尚愒愒不勝皆別去暮訪在問初  
九日同在明訪士獻又訪在行在止後入城訪在充  
先過沈居士家門廬雅潔荳棚瓜地悉楚楚解衣坐  
大夢菴几榻筦簟經函鶴棲酒鑪茶籠藥籠之屬靡  
一非湘筠所爲珽然可玩去飴在充家持牀留宿盆  
荷紛敷黃者尤灼灼在明別去夜雷雨快涼明旦朝  
褰罷別在充復之在明所夜坐溪上月出皎然門樹

皆綠游魚唼藻撥刺不休與朗生輩銜杯甚樂十一  
夜過容與園園去在明家南行不一里燕鑿曲池綠  
萍覆之取土爲壠爲臺與樓觀之址突兀陂陀蔽以  
修篁數百秋花映竹娟娟有態月中花竹影扶踈張  
幕而坐坐倚四角使不礙月農歌徧野與清商相間  
在明指揮四顧此可亭此可廡此可重屋果愚此可  
左右掖此可長廊與複室跨飛梁如虹蜨往來也異  
時諸君過我者不平原十日不歸矣僕笑主人見彈  
而求鴉羨皆大絕倒此園中玩月庶幾可者而恨乏



遠觀在明誇其眺臺甚以爲九江三楚在口前矣明  
夜力疾而登臺在快閣前可羅十胡牀四周朱欄達  
之凭欄跂足僅可望隔江山耳是夜月尤朗綠煙香  
霧濕人衣僕語在明月不浮江觀者尋常月哉明夕  
爲十三碧漢澄然星光皆避月不見衆交口如此月  
也而齋閣窺不兒女子態乎主人獨不言而供其聲  
音無不預戒以一舸親載客一載騶奴廝養渡大江  
中流客舟矻不動他舟揚帆入煙霧作軍中樂笳鼓  
競奏黃頭輩雜以棹歌疑乃伊謳長風吹聲入雲漢

或斷或續二三君單絃立而浮白望月出海門紅霞  
繚之如赤城其下波濤爲水銀色光射人不可瞪視  
僕拍在明肩指此何似桃花林中水精殿衆皆擊節  
在問力疾飲獨豪與朗生對壘觴爵轟然釀無算類  
項羽破章邯鉅鹿下在明士獻時時肉薄仰而攻之  
不受敵者但僕耳顧覓一卮酌嫦娥曰此曹酒人惡  
知清光者徒以麩蘖戰波心金奏肆夏而驚水府有  
如天吳海若支無祈等睨而駭曰是欲燃犀我也公  
輩不念垂堂乎莫不竦然朗生揖客休矣捫鷗夷之

腹且枵於是諸人皆承響而回入門月方午憊甚魚  
貫眠屋下花影淋漓滿身在明畏暑不能眠朋客良  
久乃去十四日大暑礎潤髹几沾漬不可凭雷殷殷  
欲雨暮更鬱蒸人望月者如渴呼酒坐松齋待之咏  
唐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歎其佳絕僕揶揄諸  
君能賦此者當以清光酬之不然須借管絃吹開耳  
僮子取長笛奏桓生三弄復歌宛轉音調殊絕惜餘  
霞五色滓穢太清不堪作纏頭錦柰何已而雲漸收  
月濛濛照席上都無昨宵晶熒溜璣屏風掩夜珠差

堪解嘲夜臥枕上聞簷聲迨曉雨闌干不止諸人氣  
奪爲中秋扼腕或舉貝葉書稱缺陷世界故應爾那  
得揚州鶴哉僕漫言此雨洗廣寒殿中塵欲令玉兔  
見秋毫也今夕漏下而無月者請如金谷數觴我月  
則觴諸君倍之矣在明甚訝客柰何孤注若此爲具  
於拙園酒肉相屬長廊數十楹懸燈火其中如明河  
斜傾珠斗錯落園中高榆成列大者兩人圍之不合  
籬根阡陌井如稻花香氣撲樽壘客歌天田何所有  
歷歷見白榆未竟從者呼月出皆翹首東望明鏡燦

明月編  
然飛出柳梢間光燭地如雪僕顧諸君王生語云何  
豈有酖人羊叔子者令童子鼓柘枝呼美人交竿罰  
客不能則跽而爲生結韞履烏交錯聲嘈嘈不知費  
主人牀頭醪幾斛矣衆賓旣去在充與僕對牀不雞  
鳴而起曰掃孤山一片石待君僕業已許在問矣然  
則客一而辱主人者二乎朗生云蠶則績而蟹有匡  
弟酒而兄佐之齧非二也乍辨色與朗生在明並輿  
而東十五里行野田中山漸逼厥土漸高田漸瘠不  
宜稼荳落而爲箕臥壠上短若香草吉貝數本一花

花小於常三錢不供籽軸而其里貧可知也至山下  
捨輿而登山巔一殿其神冕旒殿後亭名觀海蕭然  
四壁在充在問皆坐而待遠眺海門湯湯如孟諸虞  
山之雲近在几席狼山如聚米可掬也日已逼下春  
客有饑色在充斫巨鱗噉而飽先去僕與諸君臥俟  
月升命輿夫持錢鑄雜草除地盡一架裝望若芝蓋  
浮者黃雲層疊而興雲際光財一綫未踰時月漱灑  
滿山矣江流遶縣若蒼玉帶圍寒潮可染裾也朱君  
伯仲問茲山云何而客言崕嶮哉僕詆此一九泥不

足封函谷柰何誇我尉陀安知漢大者問酒餘幾斗  
尚可拍浮至夜分僧廬饒蚊蚋不可宿則皆扶而下  
山譙鼓盡二槌始達在明家輿夫行莽中疾如飛既  
至皆牛喘吐氣如蒸彼夫非人與井丹致慨於人車  
固其宜也僕倦游告主人欲東送秦參軍主人留客  
苛於陳孟公尚書期且不顧何物參軍能奪朱家客  
乎夜飲江雲樓竹影霏霏入破牕月光皆碎於是哉  
生鬼矣在明言吾邑蓋有李時可俠也時可名鳳勝  
國人通儻喜結客客曰楊維禎寂嶽嶽矣時可能折

其角與之之游維禎挾四青衣浮江過其家時可訪  
之舟中舟中之器黃金犀毗相半也維禎氣岸然乃  
時可燕客櫻桃下瑪瑙作埒紅氍毹覆之三數麗人  
行酒並絕代以赤玉卮盛脯白玉斗盛漿皆盈尺維  
禎爲色動後賞蓮花水精爲食牀空其中置金鱗翠  
藻食器皆南越秘色磁其豪侈如此 高皇帝下江  
南時乏軍興貸粟萬鍾者再猶懼不免浮家去之琉  
球或王扶餘如虬髯者未可知相與嘖嘖歎其骨猶  
香僕謂水精食牀最宜月耳柰何朱君獨亡有然文

明月錄  
勝時可者十倍也在明謝不敏主人何敢當李君維  
禎遇乃公公執牛耳矣僕甚慚其言十八夜士獻來  
相邀士獻者在明猶子其先府君官記室以計然筭  
起家最善僕與在明隔牆東而居雨乍霽積潦盈庭  
躡屐而過月太模糊不可人士獻網魚剝棗極甘臙  
而享客咄咄阿咸哉十九日雨淙淙不堪涉江客心  
如懸旌晚晴燭既跃月始出似來時半輪觀月思家  
益甚竟夕不能寐明旦篝火治裝朗生病甚強下牀  
送客爲之凄然在明送僕渡中流指龍見處是日微

波鱗鱗如穀紋瞬息達江陰矣童子走鬧下買舟僕  
與在明入城訪黃君吉甫坐池上酌吉甫性緩不耐  
掃除林亭園中徑荒松菊無色顧怡然不問叔度汪  
汪千頃邪對之可當佩韋舟人告潮平乃別別在明  
士獻附舟至月城乃別乘潮泊青陽行三十里始見  
月漏下踰十刻矣二十一日至無錫王鴻臚乘傳從  
東方來介子仁附而去解維將宿新安會王山人伯  
熙至自金昌與原荆偕來訪邀登西來閣原荆指伯  
熙曰爲此君一日留不可則又指其僧曰投足下轄

題此閣而去也愈不可則又指養和而嘻曰公子以麗人來坐海天閣磨踰糜一斗而進之客腸非金石能投筆而去乎僕笑而可矣明日不俟主人艤舟綠蘿菴下命舟師悉去舳櫂當風寢比起午炊熟候問童子此走邯鄲道哉諸君挾麗者至問餽乎無則對以黃梁夢覺矣麗人者故太史曹公家妓曹公在時携而坐僕齋頭歌稱是十二樓中第一聲未嘗不歎侯門如海今流落人間與孟嘗門客俱散對而歛歔者半晌酒未行先索墨題西來曰爲世尊書一切榜

者當焚衆妙香合掌作禮而後筆可下也何得紅粉溷乃公諸君謂老居士如維摩詰天女散花生筆耳書罷諸君分曹爲探鈎負者歌而酌之大斗無得稱飲亡何公等不見曹公平乎今安在生時不飲而留此如銅雀臺上妓與他人樂少年吾輩更俟河清邪旣而一客負麗人唱梁州聲嬾嬾如笙簧不似從喉間出每當闋則低其聲以亞之音極凄婉不知霓裳羽衣今安在遂作廣陵散乎無也此豈其遺響與於是無不願爲麗人醉者惟恐其不負也凡歌數闋月掛

塔傍僕攢伯熙袂起曰夜何其而尙歌忍令彼姝者  
而煙出其口中邪客盡醕酊不能別舟宿南門門乍  
啟遣奴將茂長行李來載而俱東舟中熟如甌抵家  
雷雨大作又三日別茂長檢詩共若干編并紀游之  
次第王生曰吳人所稱玩月者獨先虎丘僕爲兒時  
未嘗不登也比長稍厭去以爲似酒胡家耳後蕩漿  
橫塘石湖間而後月之佳又最後得虎山橋重湖之  
浸其光如連環無所不屬則大誇賞謂得月之多者  
莫踰此乃茲涉大江而後啞然驚矣夏蟲之不可語

冰猶是夫以井窺者而可論月乎禪蓋有水月觀焉  
一水一月千水千月敦瓠盤盂之器潢汚行潦之流  
桺而至於滄溟渤澥弱水流沙之浩渺無窮無非水  
無非月者至於無水無月而觀者止矣無水無月之  
觀不如無水之水與無月之月之觀之爲解也無水  
之水無月之月之觀不如所以無水所以無月之觀  
之爲解也嗟乎此不墨氏糟粕之餘乎若夫滄溟渤  
澥弱水流沙之水之月而僕與諸君安得坐而攬之  
曾謂此江之不衣帶與鄒子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

信然哉

閏中秋毘陵看月記

從黃髮而問皆不識閏中秋中秋不恒閏也日者言英廟至今而所更中秋之閏者三耳嗟夫不誠難遇矣哉蓋僕以前中秋玩月靖江矣月下問諸君閏而復月當奈何衆謂下足下望蜀已甚寧能一歲兩中秋而月亡恙者月則人人自觀耳若而人尙安得把臂乎僕淒然感其言後八月十日周太學汝賢自爛溪來僕留之坐指壇前松樹曰今夜清光爲君矣汝

賢不許以叔氏左軍公至須其至共醉足下未晚也是夜月不甚佳明日左軍錫臣張文學鳴教偕來餽僕經會堂覓汝賢不可得僕謂左軍月漸佳而足下偃僂賢人前良苦嫦娥不笑子哉人生能遇中秋幾何況一歲而兩因舉昔游諸君言左軍謂吾長揖二千石遂當西耳出關無復故人公能送三舍乎前驅至慧山汲新澗一石祖我何所無月何所無客而徒沾沾談二三君者已而華鴻臚存叔人來言知公之將西也請爲半日留噉尊生齋頭脫粟飴歸舟與子



偕矣僕召舟人移衾枕厨人設雞黍兩俟之明旦起視日表過午而華君不至者遂行無失左軍期乃旦日且夕華君竟不至移舟訪之其舟中人出告主人方飲柱後惠文家送雞黍於其舟而去曰吾爲而主設也索左軍舟已先發亟從間道自射瀆躡之不得物色北來人知已出關趣舟人笮而前邪許甚駛天漸暝望見滄墅燈火相屬關法郎受水衡錢日幾昏旣滿數卽捷其關日高春而後啟非衣繡者無得夜行舟至關適閉僕搔首問童子計安在乎則皆口如

窒而後知逢掖者之不如鴈門太守賢也關外左軍舟艤而待相望如河漢然雨過浮雲盡歛月光射船牕撩人不能寐俄一關吏手鑰前趨蒼頭數輩尾之遮道而呼鴻臚來僕意爲存叔也問之果然過其舟存叔方夜飲指筵間供具曰足下遣我者非足下我不敢先僕語此鴻臚具耳僕饌茅容也而安得若此相顧大笑呀僕之行遲豈無鷄鳴者出客而欲驥尾我乎則又大笑關旣啟方舟而進使偵左軍舟坐客皆滿相聞而過之存叔催夜發而僕有難色也曰樓

船旗鼓而虞綠林輩哉公家青氈亡足當偷兒顧者  
僕言有則煩君一詩以免然月如此不雨蕭蕭如博  
士時無勞賦江上相逢爲也更難燭呼酒飲問已過  
望亭起視船頭明月光若數萬黃金蛇浮湛波中誦  
野棠流水之篇爲之霽霽別華君還舟宿枕上聞水  
聲潺潺知夜行不休曉視舟泊處已達梁溪鴻臚遣  
人留午炊謝之而去艤棹城下遲左軍舟人及僮輩  
鼓柁者竟夕矣日晴赤如火齊珠則皆相枕籍臥鼾  
聲又如雷也僕坐舟中作書寄都門故人凡數尺一

既畢則呼童子起起猶垂首而顰曰寧逢關吏勿逢  
鴻臚矣不覺失聲已而錫臣舟至捲簾呼曰柰何捨  
我而先哉問汝賢諸君鵠首皆東張君扣慧山之程  
幾里雲幾重松幾樹泉幾仞蘭若幾百楹有翠微之  
宮可憩不愚可望月乎無也蓋君尚未識慧山耳則  
勸左軍且勿前而爲張君游晚泊北門迎潮館下此  
地卽故蓮蓉湖今爲田者十九然猶巨浸蒼茫水及  
慧山之趾是夕十三月最明與前中秋十三夜相若  
錫人士好游大抵類吳門短橈輕舸夷猶綠波載嬋

娟而出者管簫之聲入雲僕顧而歎美哉邑乎微茂  
苑者甲天下矣左軍文學白袷而過僕舟戒無以隸  
從者蕩漿循山溪而入乃張君見黃阜不識云烟中  
樓閣誰家也僕名而語之故青烏氏言慧山如羣龍  
蜿蜒自天而下阜其領珠哉張君自負堪輿善牴牾  
其說曰非是彼西浮者復何取西故有太保墩云而  
僕對趺盤照乘一而足乎登岸過黃別駕山園門而  
坐者鱗亞諸少年銀箏小柱而按梁州如出谷縣蠻  
鳥僕將闌入其中而聽平生最好聲音而不識曲如  
人見柔曼徃徃稱傾城扣其孰爲毛嬙西子政復茫  
然謂左軍安得如周郎顧邪周君恐有覺其魚服者  
以扇障面而過不勝張君之躡捷去僕且百武追而  
及之寺門左右士大夫園林夾道家家有叢桂花開  
月中香滿山殿佛衣皆清芬僕語二君此云金粟如  
來信然不妄山中寂然無一載酒客山僧俗如市井  
販夫不知月輪爲何等扣其廬無一應鐘磬生塵月  
正掛殿上鴟吻池光澄澄可見底左軍恠剎巍然而  
無佛火僕顧庭中月言此瑠瓠光徧滿大千恒河沙

明月編  
十一  
世界奚必一點蓮燈照白雲欲從左廡游泉上陰廊  
黑不可行復出天王殿折而西過華孝子祠松篁蔽  
月又西門榜天下第二泉元趙吳興題書法道美人  
門綠池尋丈泉從石鯨口中瀉聲灑灑上爲漪瀾堂  
舊漸圯近觀察使者東嘉公新之榱桷栴櫨燦如也  
又上爲泉亭操罌汲者左軍之隸映長松而立瘦影  
如鶴大隸等耳呵殿時虎而冠執青絲縷十丈鳴轆  
轤抱甕寒雲中何減漢陰丈人張君首肯僕言濯纓  
濯足不均此滄浪哉二君斟而漱齒作潺湲聲曰渡

淮踰黃河飲水一石者泥半之憶茲泉若醍醐甘露  
一鍾千金不可得然近聞黃河清者幾百里矣自西  
坂而升月愈霽清光近人張君問廣寒去此路幾何  
僕對如長安之比日則相與歎長安遠也祠而扁者  
爲尊賢堂前有石甃流觴處水自若冰洞來今蓬生  
其中左軍腹瓠如而乏濟勝兩僮掖而下氣忡忡問  
汲者水幾斛有碎石浸其中否以艇如葉載之而前  
僕舟觴而對月命紆徐行勿亟左軍謂僕以此邑比  
長洲者謬甚月如今夕而生公之臺餘尺地乎餘觴

舳舻相銜而來鷄鳴不得休此邦之人日在西崦而  
笙歌入闐闐矣僕言此乃所以勝長洲也不者酒肉  
饕父塞山門安得青靄容吾輩哉十四日樓船角鳴  
鳴載月早發僕舟尾之行抵五牧乃同舟夜達毘陵  
驛左軍復置酒觴客梓中黃雀買自戚墅堰一金可  
致千頭噉之不及吳江者之半蓋霜降卽魁然如楓  
落後鱸魚耳方坐船頭對月而觀察公自孟瀆來鏡  
吹震林木千艘鼎沸流水作驚濤瀑布鳴盡二更始  
息明日爲十五僕移舟入郭約左軍會吳京兆幼元

家僕先至主人披衣起出雲棲館候客曰頃自秦浩  
歸也病暍掩關樹下聽禽言消暑耳客何自來者乃  
以左軍告且請設三人殮問長君善飯乎則對幸甚  
問鴻臚公日走

長陵下呼謁者千官拜起聲不休唇吻皆焦紅樓之  
故姬嫁沙叱利死而出出而韓生無意長條矣揖客  
入新齋自雲棲而北過獨倚樓文太史所署額宛然  
在樓東軒曰浮白左壁龕大士像梵筴禪牀如精藍  
旃檀煙滃然作禮而出竝樓稍前而南向者爲清玄

齊右房狹如井陘道齋所從入齋新建甚精麗曲欄  
低檻後爲複室廣袤如齋北扉以納涼廳前壘小山  
石寒花潔瓊瓏有致亭子面西日夕陽翦茅覆之可  
容三人促鄰京兆言吾此齋成而不出戶者更月之  
望幾矣有先太僕之敝廬以蔽風雨負郭以畢伏臘  
陂養魚坂秔竹二頃秫一頃豈陽畦種瓜塏地宜粟  
棗下纂纂丘中麻芄芄也羔豚可以備蒸嘗雞黍可  
以宴賓客彈琴讀書以卒歲射雉釣魚以爲樂租庸  
以輸有司蠶桑以課主者左思記室鮑照參軍官甚

卑也而遭吏議綦組整綬解而還縣官豐年多稼穰  
穰滿家妻子幸免凍餒以其餘供踐更布裘掩骼沒  
齒編疋間以終

陛下之賜幸矣暑焚如而散髮箕踞令童子爬背癢  
且不堪欲大冠如箕懷三指刺戚施公卿之前脂韋  
突梯昵昵如也何翅風馬牛哉不如與子婆娑轂柱  
下酌嫦娥一杯寧爲鷄口耳兩人皆捧腹軒渠而左  
軍來訪周君秉忠亦來方解帶盤礴談京洛舊游津  
津隸來促去郡大夫以幣交待舟中者久矣主人不

敢留請單舸載醇酎爲君祖道供帳僕與秉忠飯罷  
三人同舟西出郊望左軍舟鼓逢逢將發幼元請以  
折角見并見張文學邀過舟中飲行五里旗亭乃別  
左軍謝足下踰百里而送客良苦僕云此歐脫地未  
出疆也公忘我籍毘陵乎笑而去問秉忠客唐膳部  
玄卿所別幼元去方秉忠約二人偕來玩月雲棲無  
負閨秋三五膳部起家爲郎迄今庭未有王生跡也  
不見者踰三年僕日老且窶荒悖亡狀爲月旦所羞  
稱乃玄卿顧謂曾參非殺人者主臣得無爲李陵游

說乎感鮑子之知不能已僕問君何家食委蛇則上  
書請告待報可耳憶與君爲同門生君駒而汗赤  
見者無不稱龍種僕亦自負驪黃之外君今長轡千  
里而僕局促轅下俛首斜陽棧豆之羣不勝伏櫪而  
悲耳然君今年政四十矣方帳下受經時君髻覆顛  
去今幾三十載則僕髮安能不種種也留夜坐辭有  
他約秉忠別館楊光祿家不能偕而僕與幼元銜杯  
月下者甚久斗柄闌干矣是夜月不如前度十五而  
此城中寂寂無一踏歌聲聞直指使者方行部人不

政夜游游則游耳斯亦何關繡斧毘陵人故不好游  
僕少居毘陵不聞月下登臨者郡中無山水城樓雉  
堞僅可踟躕不則濠上乘舟往來如魚游盎中迴環  
當千里矣幼元謂足下譏毘陵甚不念桑與梓哉明  
日秉忠偕同登獨倚樓超然遠覽城中氣佳哉鬱鬱  
蔥蔥幼元請賦之僕云此吾土何賦仲宣賦者懷鄉  
也爲題六言徙倚不能下謂主人樓殊佳但欠牕中  
列岫然京兆郎能畫眉成遠山安用翠黛掛欄杆乎  
暮燕雲棲待月乃政得雨興索然別而登舟夜抵東

門宿十七日下春至無錫過談思永家留坐庭中爲  
賞月供具坐良久月上呼美人佐酒者不至聞思重  
補官得右軍不知換鶯幾羣矣思永笑云此公家池  
上物爲余仲攘之出視溪上月如霜而罕游者兩人  
踏月西行過秦方伯門外欲扣其扉索飲恐妨主人  
高眠遂罷舟中對月賦詩寄唐玄卿詩成乃就枕十  
八日早趨金昌欲訪華鴻臚畏其投轄不相聞而行  
是日北風獵獵掛帆行甚疾由望亭下長蕩而歸曰  
尙安得與鴻臚夜濟而俾關吏無譏我哉歸見黃六



秀才書自燕山至以前中秋十三日發兩中秋月皆以十三夜最佳不知長安此夜何如也夫中秋而閏稱難遇矣閏而皆有月無風雨之阻又皆有江山樓閣良朋把酒相燕樂也豈不誠尤難哉毘陵雖無名山川顧其人務本力穡而相起家不善狹邪遨蕩以頽頽爲水鍔中人次骨乃仕於朝者又或謂毘陵俗好傾則僕去毘陵久其風漸變不可知抑非吾土兮金昌信美不易毘陵矣若夫中秋之閏而月月而游游而無虛夕蘇之人自夫差以來未之有改焉而不

可與毘陵道也

元一朱德淵

余嘗遊名山未嘗不稟記其勝江陰去吳百八十里

不聞佳山水之名至正丁亥冬十一月既望因承

通守余公德柔約爲京口之行余公適有行地僕

下舟也

百與里刻族山

遊江陰三山記

元 朱德潤

余嘗遊名山未嘗不蒙記其勝江陰去吳百八十里  
不聞佳山秀水之名至正丁亥冬十一月旣望因永  
嘉通守余公德彙約爲京口之行余公逋舟行速僕  
舟遲不能追也遂自無錫之北門數里大石橋入過  
水村漁浦野田荒墅草木枯謝舟行六十餘里至青  
陽鎮始見酒帘村市客舟駢集又十里至他村岸高  
丈餘河流灣曲若蛇蜿之勢始抵江陰州治晚謁翟

江陰三山記  
仲直州尹夜宿杜橋岸下明日西回登覽高丘則東  
瞰長江南連吳會復自灣河過佗村而北皆美田沃  
壤斥堠相望迤邐青山迎棹樵歌牧唱相與應荅舟  
人迴牽沿山前小河而行村墟相接岸柳交映兩山  
之間浦溼縈帶北通江口地名石堰旣而舟轉岸曲  
板橋爲梁卽三山塢其間民居隸集屋瓦參差稻稭  
堆委連衢比巷如墉如櫛風俗熙熙翁呼兒莨婦餉  
姑汲牛羊在山犬豕在圈鳥噪于林雞登于屋藹然  
太平豐稔之象若古朱陳村焉其山皆不甚高峻而

松篁蒼翠石磴丹堊或頗然如屋或頑然如虎窪然  
而湫林然而壁少焉却出山塢有橫山在前野田開  
豁水港漸寬詢其地則常之晉陵縣界於是舟人鼓  
棹稚子扣舷風帆二十里抵官塘漆市橋而泊焉嗟  
夫一元之氣融結於亘古歸氣於山澤而有孕靈育  
秀僻在荒陬不經名覽遊賢遂寂寥無聞江陰諸山  
是矣余不識溫之雁蕩若吳之靈崖常之惠山迨不  
過是惜不得與德彙輩同爲尋幽討勝之辭而品題  
之且舟中傲兀覽之未詳姑書以識歲月

南嶽銅棺二山記

明 都穆

潘氏早食東南十里行山峽間竹樹翳陰所值惟一  
二樵人二里至南岳山按南岳本衡州之衡山吳孫  
皓以陽羨山石裂爲瑞遣使封之改曰國山遂禪此  
爲南岳蓋漢武嘗移衡山之祭於瀟霍皓竊其義耳  
南岳寺在山之麓山因以名門有卓錫泉旱歲不竭  
又有稠錫樹極高大枝葉與他木絕異相傳唐天寶  
中有稠錫禪師自桐廬來卓菴演法寺與樹皆其遺

金華二山記  
跡每季春縣官祀山之神泉上然後以茶入貢蓋其地卽古之陽羨茶產此獨佳宋鄒浩自嶺外歸東遊愛之欲誅茅不果而李丞相綱亦留詩山中寺近頗廢法堂後舊有天然井泉甚甘潔已塞于僧予爲之惋惜大抵僧庸必敗毀山水景物以絕遊者恒態不特一井然也寺之左三百餘步飛瀑千尺如白龍下垂匯而爲池僧言稠錫禪師剖腹洗腸之處今名洗腸池予欲南上登銅棺山路陡峻不可以輿循厓而行旁無草木下視甚危時東風橫發四山圍之力益

勁予與隸僕屢仆相顧皆大駭扶携而前七里達僧菴其側有善行洞昔善行尊者之所居也洞深可數丈坐石小飲午飯於僧菴菴之後巨石如偃其隙流泉涓涓不息晝夜僧引之以竹終歲仰給殆天授歟山高百八十五丈周十五里爲一縣之鎮予所歷僅及其半聞山巔池有三足鼈六目龜詢之山人云今不復見惟蜥蜴遊其中縣官值旱禱雨輒應興盡不暇登陟銅棺之說縣志謂漢縣令袁玘有善政其歿也天降銅棺遂葬於是今山南巨石高壘若冢狀咸

金林二口言  
以爲祀墓所在此殊不經意昔者茲山產銅有司采  
銅於山如鐵官塩官之類後之人譌官爲棺云姑識  
之俟博識者

遊宜興二洞記

明 楊一清

予舊聞宜興有張公洞甚竒而未及一造久之又聞  
有善權洞竒觀相甲乙謝政以來相知多約往遊制  
于踪跡奪于病冗未有以應也嘉靖壬午秋九月旣  
望偶訪舊至丹陽之七峯歸自沈山至經山宿紫府  
觀是月二十一日至新豐鎮獨畦生翀從予廣陵張  
生棚適至併留舟中予曰練湖去此不遠盍往諸遂  
發舟至湖莊日已暮乘輿東下始語之故兩生甚喜

夜二鼓過丹陽二十二日晨過常州入小河徑趨宜興初無知者未至約四十餘里日黑舟人告勞予勞之趣之行二十三日早至縣北關橋下予舟大不能度乃覓二小民舟而東退予舟二十五里以俟遵東溪抵蜀山南入菴畫溪行約五十里泊淡渚問之途人陸行可六七里乃至洞予三人登岸飯于樹下藉草而坐以氈爲案各飲數杯命童子歌侑觴甚樂覓肩輿不得林間巨室莊園有竹輿一乘質得之令舟人舁以行兩生步隨之岐路多莫知所適白衣三人

在前問之乃復回導吾輿曰我輩正欲往張公洞問其姓名漫應之不能記將近洞蘿薜中茅菴數椽一道士出迎奉茶燃香前導緣石徑而上達于洞洞口草樹陰翳三面皆飛岩絕壁高數十仞洞門廣踰四尋深數十丈迂曲歷百餘磴磴道險滑俯僂而下廣可容百人大石離立下聳欲落石色碧綠乳髓滴瀝石燕相飛擊有聲竒怪萬狀若劒盾戈戟相撐拄或若虎豹蹲伏而挐攫或薨棟崛起如締構然應接不暇予嘆曰天下之竒觀也覓所謂丹竈井田不可得

前行數十步益深遠險怪予悔不着草履滑不能前  
還坐石臺與張生對奕忽里社一人至向予稽首曰  
本縣何尹來迎言未已洞口一官云是巡檢領兵卒  
數十人護從何君名棟陝西人以御史忤權貴人被  
謫先是謁予嘗有是約予曰約則不來或乘興而來  
終使君知之不虞其卽至蓋易小舟時爲岸入所窺  
因探得之耳予方裹糧携酒有宿焉之志見蹤跡已  
露匆匆出洞右轉至會仙巖水清寒沁骨峭壁間有  
王守溪費鵝湖題識在焉少憇卽行抵舟日已暮三

人者復送至溪渚揖而去舟發予與兩生劇飲放歌  
舟子作棹歌相和荅行二十里遇何君請予登其舟  
予問曰此行甚密何由而知曰先生之來消息甚大  
烏得不知宜興丞周賢少嘗從遊亦候謁于舟坐談  
久之何君曰張公洞不及從公爲歉請從往爲善權  
洞之遊予許諾何君就別舟予亦少寐五鼓至縣郭  
入水關何君請駐公館不許請乘月登長橋少頃各  
登舟兩生隨予遡流而上宜興故所知與數人聞而  
來謁各乘舟躡其後西南行四十里登陸又肩輿十



餘里至善權寺由方丈後循山麓以上亂石輾軻趨  
而進是爲乾洞洞門廣二十尺予與何君先入兩  
崖隨至洞中夷曠可容千人竒形怪狀天然精巧與  
張公洞無異而空明洞達則又過之鏡石作佛像有  
石筍高十有三尺號玉柱秉燧以入行百餘步聞其  
內深不可測有石碓石床石羊馬欲往窮之而病眼  
予禁煙燎又懼險滑不能前還坐空澗處何君置酒  
設饌歌吹並作聲徹于外山童林叟咸佇聽焉予飲  
十數酌沾醉遂出洞左旋崎嶇山麓間爲大小水洞

實出乾洞之下泉深無底大旱不枯清流瑩徹自成  
宮商予坐磯石間呼酒再酌斟泉水濯面毛髮凜然  
日將黑盤旋林莽間不忍舍去予欲須月出而行僉  
謂下澣無初宵月乃下山坐方丈何君復設具觴予  
良久登輿各就舟而下風逆舟行頗艱二十五日平  
明至郭不令停舟遂入西關出北關登予所乘舟解  
纜而發何君請少住予辭何君與周丞送三十里予  
恐妨縣事強之回二十六日晨過常州亦無知者二  
十七日早過丹陽午後至丁卯橋莊不宿遂入城蓋

往返凡七日而竒觀盡得平生勝遊無逾於此遂書以記之

遊張公洞記

宋 尤袤

舟次湖汶侍季父伯兄遊洞靈步行五里夾道皆喬木參天鶴巢其上若笑若咳澗水流瀾瀾鳴聲甚悲殆不類人間也入洞宮覽前賢留題徘徊久之由石逕里許達于洞洞深數十丈磴道險絕俯俛僅可下寬廣容數百人大石離立或下聳欲落若劒盾矛戟相撐拄或薨棟連地崛起而不斷若虎豹蹲伏俯踞而拏攫中有小門持炬乃得乎是竈井壇在焉由石

罅而上皆流石怪形無窮平生賦  
讀其曲益深遠不  
可到其陽有縣岩滴乳水水流澗谷乍細乍大自成  
宮商橫澗得小閣可憇朱藤纏絡岩上丹花簌簌下  
墜芬香襲人毛髮凜然欲少留而大風作遂歸予遊  
山川多矣茲遊最可紀因成五百字貽我同志以備  
觀覽云

張公洞記

明 沈周

弘治己未三月余來宜興客吳君大本所二十一日  
大本倡曰張洞古福地吾邦之仙域也必啓君一遊  
余笑曰業已訂之矣於是理舟載酒從泐溪而南歷  
菴畫溪迤邐四十餘里始舍舟陸行望西南諸山高  
下層疊叢然莫知所謂洞處詰之樵人指孟山曰此  
中是已其山于群山最下而小計其高不過二十仞  
心甚易之豈靈區異壤能有乎是哉冉冉曲經由滕

間三里許乃抵已暮亟由林麓左行折而北二百步  
路次臨一穴甚深晦其唇有雜樹蔽虧人謂此洞之  
天窓也轉及山椒則洞口在焉呀然向西北且隘有  
石衡亘于上如門楣然入必俯首上磨小方有刻未  
暇讀門側置片石楸紋縱橫云爲仙秤疑好事者設  
之自茲從石級下度再上再下崎嶇甚疲于老足因  
小憩旁石瞰下冥冥時嵐氣滃渤如水涵不可礙步  
隱隱惟見石臺耳暝色漸翳迨無所覩乃下山議宿  
道士張碧溪林館規以明日補所未游夜二鼓雨作

簷聲浪浪悵然謂必敗廼事矣黎明天就霽卽蹶起  
厭浥行濕莽中喜劇興熱却掖猛進冉冉焉足若虛  
躡洳洳焉身若淵墜愈下而境愈竒乃及臺而昨俯  
見天窓者今則仰觀之日光下映四顧瞭然下多亂  
石傾亞有崩跌勢洞傳孫氏赤烏間霹靂所開天窓  
可想其迹也臺踞洞北趾崇丈餘南面而立則三面  
環見皆石壁壁拔地漸高而偃如鵬翼騫空燾下其  
中谿谿壁之理上下皆庚庚而橫理中乳溜萬株色  
如染靛巨者么者長者縮者銳者截然而平者蒼

者螺旋者參差不侖一一皆倒懸儼乎怒猊掀吻廉  
牙利齒欲噍而未合殊令人悚悚乳末餘膏溜地積  
爲石榴數長軀離立兀兀然色糝青綠可愛西壁下  
作大裂斜而衍幽而窅內多流石錯互初隨行小童  
誤由洞口岐而入忽見蹒跚出于罅處衆訝曰何小  
子之佻達也東壁下一小洞廁門內有石窪滴水滿  
中又一洞正南壁下中極黠黑云通半里許余闖之  
寒氣淄淄襲人不可久竚大本則挾僮奴二三輩執  
炬踉蹌而入覺其挺詣之無難也非但不能抑不敢

以老身試其不測惟盤桓臺下恣得俯仰之觀嗟乎  
設者不自知其巧而使遊者知之知也有不能盡其  
知遊也亦有不易者焉余於宜興二過洞尚相昧今  
于一識迨老始獲之可信境于人間不多設遊于人  
生不能幾遭因引酒獨酌心與境融樂與迹超洋洋  
乎欲參造物者遊謂可遺世而長存不知果翁之得  
果何如哉時大本自別洞出仍來候余歷言其中石  
床石竈丹井之異旁之列洞不可殫記余曰毋多詫  
我我亦有神偕子往矣大本請記而系以詩詩曰仙

山不在高靈區設中菁包蒙自太古霹靂始與牖闡  
然不耀地白日已通晝遂褻世遊人我及千載後登  
頓入地中足與石角闢飛岩臨紫雲旣掀勢還覆仰  
面欲成壓山鬼自司救元氣不蒸雨五色變乳溜支  
本萬不齊纂纂簪笋瘦又如人披腹呈此琅玕秀旁  
扉表雲房曲密通窾竇跬步必容炬老膽怯且逗神  
仙未有求真探亦何邁矯手采瑤華和飲千日酌聊  
度三千年儼與石同壽

遊玉女潭山居記

吳郡文徵明

宜興諸山銅官離墨最巨其次穿石山峻截不如二  
山而崖竇虛窾湍瀨聯絡窳窳瑰譎最爲奇勝而張  
公洞最有聞玉女潭在張公洞西南相去不三里而  
近相傳玉女嘗修鍊於此唐以前名賢勝士多此遊  
覽而李幼卿陸希聲蓋常居之一時倡酌篇詠流傳  
至今自後堙塞不通人鮮知者溧陽史恭甫葬母山  
中土人有以其地售者恭甫喜而得之乃疏土出石

玉女潭記  
決澮導流剗闢蠲刈盡發一山之勝幽崖絕壑靈湫  
邃谷悉爲標表而茲潭寔首發之潭在山半深谷中  
渟膏湛碧瑩潔如玉三面石壁下插深淵石梁亘其  
上如楣而偃草樹蒙翳中深黑不可測石上微竅日  
正中流影穿漏下射潭心光景澄徹俯而挹之心凝  
神釋潭之濬有坻卽坻爲臺構重屋其上曰玉光閣  
潭之巔有靈應亭山中嘗旱禱於潭而雨因爲亭以  
識潭四周無隙水伏流而南出於崖石之下滙爲小  
池玉潔不流爲亭其上曰凝玉凝玉之西淵泓洄泱

其流漸駛別疏一渠激其流北出行亂石間緣石旋  
轉可以流觴曰流觴嶼凝玉之南古檉一株根柯鬱  
蟠礪硯如石獨孤及詩所謂日日思瓊樹者卽此其  
下湍瀨滌洄與樹暎帶曰瓊樹湍漱玉軒在焉湍流  
西下折旋而南屬於灣碕石累屬如龍馬下飲如砥  
柱中轟水奔注激射如鬪再折而東水益駛石亦益  
竒夭矯如虬蟠如鼉奮飛流噴薄濺沫成輪聲震盪  
如行峽中曰虬鼉峽峽左石梁曰沸玉橋踰沸玉橋  
而北地多美箭間以江梅曰梅竹隩琅玕所聽玉窾

在焉。又北偃沼如初月，曰生明池。絕池爲梁，曰隔凡橋。隔凡而上，則玉陽山房也。中爲玉虛堂，周堂爲八室。室三楹，依易卦爲面，勢隨方。署名曰純陽曰中和曰初陽曰循陽曰明陽曰通陽曰來陽曰升陽。自升陽北出地，漸高且曠，蓋山之麓也。因山爲臺，愷爽層出，陟級而上，延閣九楹。前施軒檻，可以肆目。曰大觀廊。廊之後爲周室，又後爲雲著臺。臺方三十尺，有竒始築臺而著生也。又其後爲環玉岡，由環玉岡東下出雲著臺之左，曰澄觀樓。其前爲上元祠，又前爲東

岡別館，爲護雲莊，爲仙寓。仙寓之南爲來仙橋，由環玉岡而西轉，出玉潭之後，藜祠奠焉。曰玉清祠，祀玉女也。祠右隙地白礫累累，散卧松竹間，如群羊。曰初平林，出初平林西行百步，巨石盤踞，環匝如墉，曰盤玉隈。自盤玉隈西上，繞出山椒，有亭值太湖之縹緲峯，曰縹緲亭。亭下怪石林立，鯨鯢獸伏，競爲竒壯。嘉木出石罅，一本七榦，挺特修聳，與石爭秀。曰琪樹峽，琪樹峽之西爲集靈谷。又西爲飛雲洞，自此下上登頓，緣石逕而行，逕盡出於山脊，平壤空曠，甃以文石。



玉女潭記  
三  
曰瑤臺負臺爲室曰超宇宇後羣石掀舞如花葉駢  
植聯延如睥睨曰芙蓉城石之尤奇者曰天成碑曰  
雨霽曰小蒼屏曰青驟崖曰三珠洞曰二姑曰雙仙  
皆以狀類名而二姑雙仙之間有期仙壑由期仙壑  
東下二百步爲文殊峯又東爲普賢峯觀音崖在焉  
山自環玉岡而下左右盤互蜿蜒不絕總若干畝其  
中臺榭樓閣祠宇杠梁凡三十有一林壑崖竇可名  
者二十有三他細瑣不暇紀者不在也以其地在玉  
女潭之陽因名玉陽山而標其前曰玉陽洞天玉陽

洞天東境之可紀者四金晶崖最勝崖去玉陽五  
百步軒揭如厂而垂石下燾巉崖如斷齧深廣十尋  
其中石壁竒峭水出壁下平流兩涯交絡如織瀕水  
石坻可羅坐十客水環之如玦崖石晶瑩日射之灼  
爍如金故云金晶金晶崖之東稍南曰佛窟宵陜邃  
深中空洞可居別竇尤深秉炬而入詰屈不可窮其  
北爲回陽洞玉潭之水至是迴流而南故曰迴陽青  
鳥磯在焉其上有留仙橋踰橋而東爲鍾竇水激其  
中聲洪如鏞也玉陽洞天西境之可紀者六龍湫

最勝湫去玉陽數百步在積石之下淵潛澄湛微類  
玉潭懸艇而入中空如室石皆下垂哈呀窄窄不可  
名狀其後石壁插水壁盡處有穴劣可容舟歆仄以  
入中空如外室而通明虛敞石尤奇麗緣石而上得  
穴甚隘偃僂而入轉出石室之上中空而下室石柱  
合抱色正白如玉曰玉陽洞此龍湫尤異處龍湫之  
西曰水犀洞水足勝舟而石壁幽峭石上有穴通天  
故曰水犀其水潛行而南出於南洞盤石之下石平  
衍可坐水縈之如浮曰浮盤浮盤之南爲君陽洞洞

凡三穴最後一穴稍深曰白龍藏三洞相屬石穿漏  
如蹄股交峙水瀉其間湍激若瀧揭水跣行可環遊  
出入彼此嘯呼與水聲相雜亦一奇也水自凝玉而  
來東西互流至此凡百折乍盛乍微或浮或伏而其  
源皆出於玉潭石自玉潭而來或隱或見亦皆綿延  
相屬其間松檜榎楠幽蘭靈卉藂生蔓被與水石相  
蔽虧周遊其中若去塵寰歷異境旣違復合若窮而  
通綺錯繡縮不出里區而羣景畢集殆造物者效奇  
呈異獨媚於茲以成一方之勝如是夫自清濁肇判

流峙攸分而是境已具其泉未暇論考之唐賢篇詠  
玉潭之外他固未有聞也由唐至今八百餘年始自  
恭甫發之豈天閼絕景必待其人之賢而勝者而授  
之邪昔謝康樂伐山開徑以極遊放椰子厚發永柳  
諸山而著爲文章皆以高才棄斥用攄其抑鬱不平  
之氣耳或謂恭甫類是而實非也他時好奇之士遊  
於斯樂於斯庶幾有知恭甫者

荆溪遊記

吳郡王世貞

遊張公洞記

由義興而左汎曰東九九者九里袤也水皆縹碧兩  
山旁襲之掩映喬木黃雲儲野得夕照爲益竒已泊  
湖汶湖汶者洞所從首逕也夜過半忽大雨滴歷入  
蓬戶余起低回久之質明始霽從行者余弟敬美燕  
人李生歛人程生郡人沈生張生時余病足李生亦  
病爲李覓一兜子并余弟所攜筍輿三爲一行其三

人爲一行可四里許抵洞始隆然若覆敦耳張生者  
故嘗遊焉謂余當從後洞入毋從前洞所以毋從前  
洞者前路寬一覽意輒盡無復餘意盡而穿橫關險  
隘甚多中悔不能達余乃決策從後入多列炬火前  
導始委身一竅魚貫而下漸下漸滑且峻級不能盡  
受足後趾俟前趾發乃發迫則以肩相輔其上隘又  
不能盡受肩如是數十百級稍稍覩前行人如烟霧  
中鳥又聞若甕中語者發炬則大叫驚絕巨萬乳皆  
下垂岫巒巖錡玲瓏晶瑩不可名狀大抵色若漁陽

媚玉而潤過之稍西南爲大磐石石栢踞其上傍有  
所謂牀及丹竈鹽廩者稍東地欹下而濕跡之則益  
濕且益窪不可究卽所謂仙人田也回顧所人竅不  
知幾百丈熒熒若日中沫時現時滅久之路幾斷其  
下穿不二尺所余扶服過下上凡百餘級忽呀然中  
闢可容萬人坐石乳之下垂者愈益竒爲五色自然  
丹蘄晃爛刺人眼大者如玉柱或下垂至地所不及  
者尺所或怒發上不及者亦尺所或上下際不接者  
僅一髮石狀如潛虬如躍龍如奔獅如踞象如蓮花

如鐘鼓如飛仙如僧胡跪不可勝紀余時憊足益蹇  
強作氣而上至石臺俯視朗然洞之勝至是而既矣  
會所齋酒脯誤失道呼水飲之乃出張公者故漢張  
道陵或曰張果非也道陵事在蜀頗著許遠遊貽逸  
少書稱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漢末得道之徒  
多在焉此亦豈其一耶王子曰余嚮所覩石牀丹竈  
鹽米廩及碁局者彷彿貌之耳烏言仙跡哉烏言仙  
跡哉

玉女潭諸遊記

出張公洞半里許得史氏之廢院憇焉卽故天申宮  
址也會所齋酒脯至相勞苦飲食小間仰視旁石壁  
峭上十餘丈下有泉紺碧色酌之甘客曰循此西可  
抵玉女潭余遂起蹙蹙行蔓草中然甃石鱗砌道甚  
平曰史氏所治也可三里所綽楔書甚偉至則道益  
飭治修篁茂松蔥菁峭禱極望無埃有老氏宮宮焉  
至者則二僧延余縱觀爲上祠釐處久之出緣石磴  
上可數十武稍折而南爲玉女潭潭方廣各五丈許  
不以水旱溢涸齋渟泓澄可數鬚髮大石梁斜覆之

覆不盡者十二黃葉時墮鏗然有聲李生約緼以石而擲之其深者竟五丈緼不見底余呼酒舉一卮下僧導余行可百弓抵瓊樹所天矯偃蹇欲無白日幹若數虬盤繆而下取根則上搏相格益怒甲鬣開奮卽唐人獨孤及所稱日日思瓊樹者也計其歲可伯仲吾虞山檜耳傍有巨石昂首出隆準兀崒兩洞眈眈水深綠如雙睛却視令人懽然僧乃導余飯史氏庄中堂亦祠釐處也周環若壁爲八卦齋後樓凭之可從隙望太湖門者傲余以不可上乃止史氏者今

太僕恭甫也僧間爲言所以得玉女潭狀云史氏初行地山下榛蕪隱約中若有覩者異之刊蔓而潭見其右爲虎窟人獸骨甚多募力士逐之去亭其上凡史氏所得地以十數而龍湫釣陽洞最勝余故已耳龍湫遂攝衣往可里許至湫湫爲石澗衡二丈竒縱可六丈而殺三方皆峭壁壁多青綠色瀦泉淵然甚冽而其寒方舟覆焉僧爲言舟可以入洞第非數十人莫能復余顧從行士有賈勇者募之復舟人予三環七人裸而汨舟遂復已從峭壁下盤入壁愈益斗

絕仰視天一雷熒熒射人石色與水色鬪碧赤余劇呼酒張生扣舷歌歌聲泠然逗崕石間欲留小醉需次入者妬而疾呼乃強出爲待之徐行至釣陽亦水洞也中空可容百人流水潺湲出石間傍復得一竇偃而入益開朗石益奇水聲益壯蓋遊客所不時識者僧復言某某地亦可遊以迫下春遂歸

遊善權洞記

自湖沒發二十里而宿曰蜀山又發三十里質明抵義興薄城南而西曰西九亦九里袁也邑城若兩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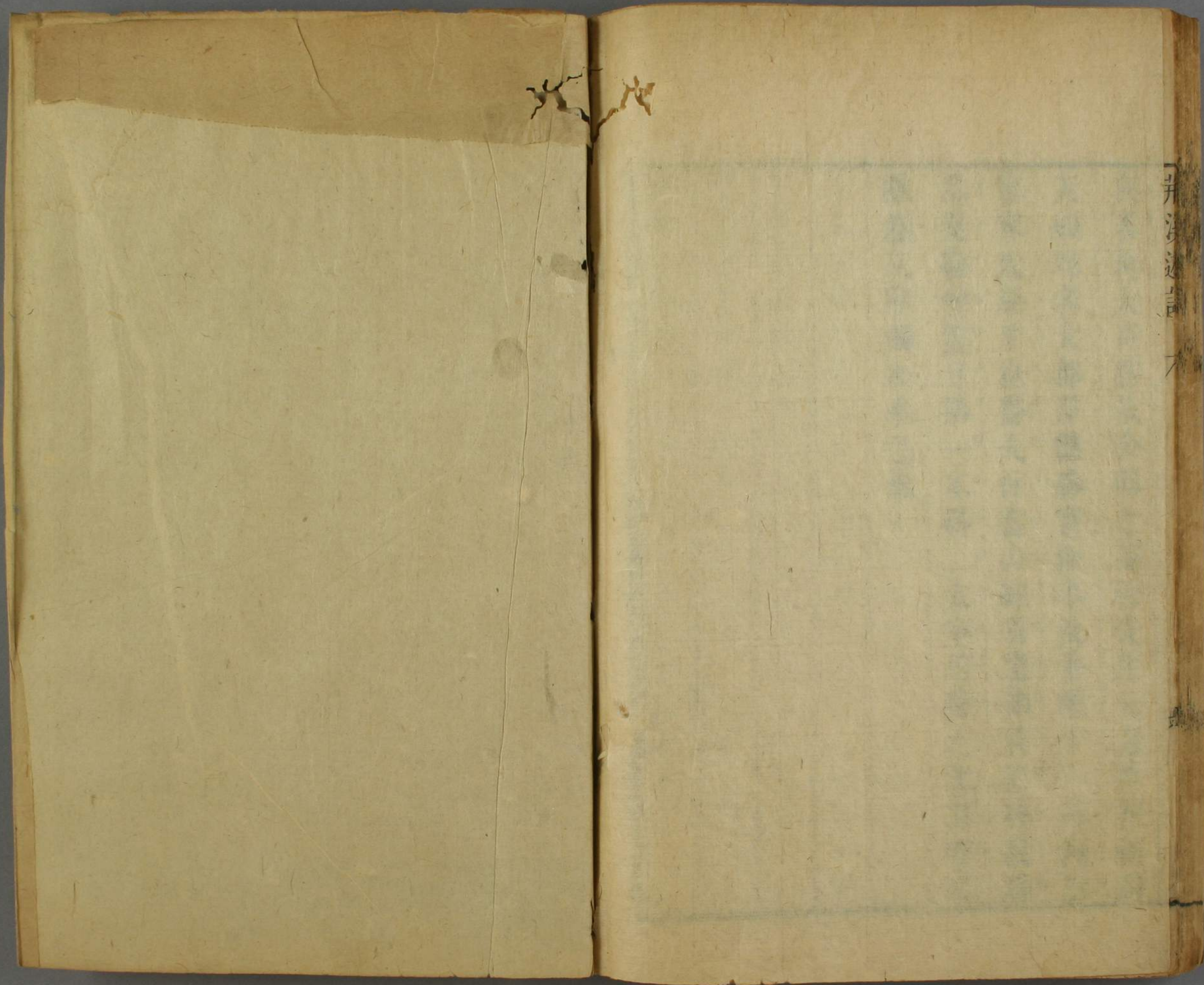
浸者又五十里抵善權約以晨往旣出市不數武卽爲馳道可二里許抵寺道皆夾古松栢蒼鱗駁犖上不見際入寺門百步有穹閣曰圓通下多古碑刻中庭多古松栢殿曰釋迦文殿唐大中初創甚瑰偉大柱三有雷火書云摹佩之可以已疢僧爲導入別室出茶筍啖之良久導至三生堂觀祝英臺讀書處已復折而東北出寺後曰小水洞上爲飛巖若蓋者大石翼之中有竇若偃月水潺湲自中流來唐李蟻司空言微時讀書見白龍從洞起蟻後貴寺所繇以建

也。從小水洞復折而東北上山不里許至善權洞。洞左峭壁斗起古木紛樛若怒虬其本別坼石而出復爲樹時秋晚徧壑皆金燈花綺錯如繡洞門峙巨石呀然而中闢可容萬人乳下垂怪偉殊絕多作蒼赤色色不能如張公洞而敞過之左右石壁峭峻貌若鹽堆米堆及仙人牀丹竈者僧一一指示之上有仙人掌出乳間下垂若招五指柔荑色白勝玉又有石柱可二丈許大十圍色亦如漁陽玉。循柱而左折益勝。空洞無際稍尋舊逕出。余時困足病蹒跚前倚巨

石呼酒佐武乃自力而北下草樹虧蔽泉聲鏗琤又西南而下可數十步其陰爲水洞上視所遊洞若阿房矣。洞深黝行里許不盡奔泉自外來爭先亂石間軋札異響時濺白金沫射人面崖石白而方高下井井若經畫曰仙人田者復列炬進窮至崖盡處其下乃深碧亭亭不可測矣。然以意度之當穿小水洞出不然無所受水也。始余探上洞時足時硜然又嚮然若鐘下洞空水傳之聲也。及余遊下洞乳垂滴若雨上洞傳之膏矣。洞中隔其上空際天下空不知有地



與否。真大奇勝哉。余聞之都穆先生云。身所歷稱洞天福地者。大都浮豔勝實。卽不及善權十一。乃何以寥寥焉。於乎崑崙天柱當山。經首遠弗及。祀典峩眉爲崑崙仲震旦第一。不得二太室培塿之祀。其常耳。雖然。又寧獨山水已哉。



并  
海  
通  
記  
本

五

